

大學生活的回憶

● 趙應湫（大陸作家）

時光易逝，自中央大學畢業以來，瞬將半世紀，多少往事湧上心頭，總角交遊歷歷在目；不禁思潮起伏，浮想聯翩。終於不慚拙書，提筆塗鴉，將五十年前校園生活點滴，一鱗半爪，奉獻於中外雜誌讀者女士先生之前，敬請指教。

「榮譽之門」耀眼迎人

我來自重慶附近綦江農村，一九四三年夏由漁洞溪北平志成中學川校高中第一班以第一名成績畢業，同時考取中大機械系、交大運管系和政大外交系。記得在中大臨考前夕，露宿松林坡下一食堂飯桌之上，因家境清寒，不沾權貴，學工能獲營生一技之長，且學雜費全免，連膳食也分文不收，故選擇就讀中央大學。

一九四三年十月初入校報到註冊，首先映入眼簾就是松林坡校門前一條巨大橫幅，上貼「榮譽之門」四個大字。隨後去柏溪，在上坡進校入口處，仍是「榮譽之門」四個耀眼迎人的大字，莘莘學子，一見之下，無

不心弦激動，奮進之情油然而生。

為此我大學生活，一開始就出現一段小插曲，既屬少年壯志難能可貴，又是稚幼狂情可笑至極：

在柏溪剛入學就是中英數摸底考試，國文還要交一篇自傳。我是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出生，自傳開頭兩句就是：「國父辭塵之後，即余降生之時」。為此狂生狂語，竟使我有幸選修了一年吳祖湘先生的現代文課。至今回想當時真是初生之犢，一入「國子監」，身為「大學生」，就飄飄然不知天高地厚，敢以繼承國父遺志自許，頗有既進「榮譽之門」必將幹一番為校增光為民造福之事的雄心。

誰知歲月無情，現實嚴酷，兵荒馬亂，社會動蕩，大半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轉瞬年已古稀，碌碌無為，深感有負名校名師，真是不勝報頤和之善可陳。但在這段金色人生歷程中，不少師友形象，乃至點滴往事，均屬畢生難忘，總想就記憶所及，一吐為快。

大藝術家不拘小節

中大柏溪分校依山傍水，景色宜人。攔溪修建的游泳池，經常吸引清澈的天然溪水，曾給我不少鍛鍊的樂趣。一條長而陡的石梯路，教室分佈兩旁，手抄版「太公報」每期就張貼在上石級不遠處右邊的牆壁上，可真是當時同學們難得的精神食糧。進校必經的石板街頭左側，有一家小小的書報雜誌店，店主為一長鬚古稀老翁，聽說是龔家虎鹿兄弟的令尊，曾同我閒聊，說他曾參加過國務會議，座後一人發言，聲音特別宏亮，他回頭一看，原來就是後來任國府主席的林森。進校小橋右側的茶館，是我們 Professor 課外必修科「Bridge」的實踐場所，一杯清茗有時叫一碗清湯麵，在此我們消磨過不少周末和節假日。

開課後不久，各院系都常有名教授或系主任以及高年級同學，由沙坪壩跋涉前來柏溪，介紹院系情況和參加迎新聯歡活動，沿江卵石灘山邊和上坡路旁，貼了不少紅綠標

語以示歡迎，我最難忘的一條是：「嘉陵江水碧，師友道途忙」。我慕名參加聽徐悲鴻大師介紹藝術系的演講，在談及有辱藝術的人和事時他忍不住用了「他媽的」三字，大藝術家敢於縱情宣洩，不拘小節，給我留下很深印象。

在大食堂中，早餐搶飯的情況，我也至今不忘，要想添一碗稀飯，必須發起衝鋒擠過衆多人頭，鑽進又大又深的飯桶底部，弄得頭髮和臉上沾滿稀飯，才有可能撈到一點殘粥。

晚上在圖書館和參考室門口同學成群，久等開門，然後一擁而入，爭借本數有限的熱門參考書，薩本棟的物理學，常是學工同學搶奪的目標。上課時總是要爬坡上坎，從一個教室，跑到另一個教室，爲了佔前面的座位，真像打仗佔領陣地一樣地奔忙。

血壓偏高異國夢幻

蔣中正校長給每個同學發了一套棉軍裝，我們左胸還佩帶軍訓符號，想求「軍容」整齊劃一，誰知大家一般不戴帽子，棉上裝套在毛衣外，衣領敞開，用圍巾當領帶，下穿西褲，既暖和又別緻，成爲中大學生的特殊標誌。

一九四四年春的一天，佈告欄上貼出一張通知，要每人憑借書證去總務處領十五元特別津貼。一見這紅頭中大信箋漂亮的毛筆字，左下部還蓋有長方形的印記，好不興奮

，不少人都跑去想領這筆爲數可憐的意外之財，誰知純屬子虛，原來這一天是四月一日，從那時起，我才知道世界上有一個「愚人節」。

我的學號是六五一〇，在校很多場合使用學號要比使用姓名爲多。機械系三五級的同學定還記得有幾位老師的特點：蔡紹遠老英雄教的太極拳；普通化學倪則填教授的綽號叫Energy，普通物理龔家虎先生的南京口音和他說英語Perpendicular一詞的特重發音；趙瑞霖老師上英語課愛講：「For example紅樓夢」；還有投影幾何史宜教授濃重的廣東口音，講課時帶一個可以翻動表示四個象限的木架，經常用英語Horizontal Plane和Vertical Plane，以及他指導鑄造實習時身穿粗布衣服外套一個圍腰的認真實幹形象。

當時的大學生無論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較貧乏，不少人苦悶、渴求和探索，通過一些夢想和憧憬來求得改變或解脫嚴酷和空虛的現實。我在柏溪時就參加過留美空軍甲級領航員的考試，想實現「異國夢」，擺脫窮困。初試順利通過，但復試中血壓偏高未被錄取。我寫了一篇「異國夢的幻滅」，發表在「中國學生導報」上。

漢渝路邊松林坡下

二年級在小龍坎漢渝公路旁的宿舍住了一年，但每天上課必須上下午來回奔跑兩趟

去沙坪壩松林坡的教室和實驗室。

一九四四年夏，剛從柏溪轉到沙坪壩，正值三二級同學在孟餘堂（大禮堂）舉行畢業典禮，蔣中正校長親臨講話，禮堂門口兩旁不少人圍觀，有一人見校長向他看，他竟不敢正視而反向人群中退縮，校長面色不悅，進入休息室後傳他去問話，聽說是學校一個職員，爲校長威嚴所懾，百姓見「天子」竟會如此。散會後朱經農教育長打開車門送校長上車，我親見蔣校長仍一臉悻然之色。

青年時期我興趣愛好較廣，很多文化活動和名人演講，我都愛去湊熱鬧。我不信教，但爲了追尋異國夢，一心想提高自己英語口語能力，在柏溪時就去聽過外文系舉辦的英語演講比賽，在沙坪壩參加過幾次學生公社的英文查經班（Bible Class）。

記得講經的年輕女教士一個是加拿大的Miss Hanson，另一個美國老太太叫Mrs. Twinnem。還在大禮堂聽過于斌大主教的佈道大會，至今仍保留一本贈送的英文新約全書。可能是一九四四年秋，全校舉行了一次六百多人參加的越野賽跑，由松林坡校門處出發，經重大、沙磁醫院、省女職，沿沙坪壩正街，至小龍坎轉漢渝公路再繞回原出發地，約五六千米，我跑了一個第十五名，獲得一枚紀念章，但到終點後躺倒在草坪上，疲憊難受至極。

記得在省女職禮堂看過育才學校演出的「抓壯丁」，在青年館舉行的馬思聰小提琴

獨奏會，由他夫人王慕理鋼琴伴奏，他的「思鄉曲」和世界著名的 Serenades，博得不斷「Encore」喝彩聲。我還看過中大劇團演出的話劇「雷雨」、「森林恩仇記」（原野），狗蛋的名字和「小黑子，回來呀！」的台詞，至今仍縈繞耳際。在大禮堂機械系三四級的一個同學，開了一次鋼琴獨奏會，學工的人能流暢嫺熟地奏出蕭邦、柴可夫斯基和貝多芬的名曲，真是感人淚下，讓我第一次領略到音樂殿堂的神聖。

永生難忘洋相一椿

我還在孟餘堂聽過美國魏德邁將軍和法國駐華大使獨臂員志高的演說，由徐仲年擔任翻譯，翻譯得非常流利和傳神。一九四五年「六六」工程師節，甘肅油礦局和天府煤礦公司總經理孫越琦校友來中大禮堂作了一次介紹玉門油礦的報告，由顧毓琇校長介紹他同廣大聽眾見面，孫越琦中等身材，語多諧趣，頗能引人入勝。我的聽講筆記經撰寫成文，後來在「渝南新聞」上發表。我還在重慶大學操場上聽過一次馬寅初教授的演講，當時真有點如臨大敵的氣氛。另外我還出了一次永生難忘的「洋相」，就是郭沫若、茅盾和葉以群三位大作家在學生公社演講，葉以群最後一個講完後，主持人尹儀南宣佈請聽眾提問題，我見無人發問，由於自己政治上的無知，思想上的苦悶，聽葉以群講今天雖然物價飛漲民不聊生，多次提到仍有地

方人民在過著民主自由的生活，令我心嚮往之而又實在不知何處有此世外桃源。於是我就毅然舉手提問，請葉先生能否更明確一點指示迷津。誰知我的問題一完，場內居然一片掌聲，又夾雜著一片「噓」聲，弄得我丈二金剛不知所措，到底是出了一個「鋒頭」呢，還是犯了甚麼滔天大罪？當時葉以群到麥克風前回答說：「這要看你是否能深入到生活中去認真學習和體驗，很可能到處都有這樣的地方」。接著大會就宣佈結束。我隨著人潮走出學生公社，回到漢渝路旁的宿舍，蒙頭躺在床上，心中感到很不是滋味，好像是受了奇恥大辱，為什麼我就如此單純幼稚，顯得多麼愚蠢和無知。

有一次競選參政員還是參議員，有同學來拉選票，還在中小操場由候選人發表競選演說，我的一張選票換了一碗牛肉麵。誰知吃完麵後見湯中有一隻蒼蠅，隨後發了一場高燒，校醫室診斷為惡性瘧疾，免費為我打針治療，不久即愈。全校還普遍透視體格一次，患肺結核的數十名同學，專撥一間樓房，提供較好的飲食隔離療養數月。說明學校對學生健康頗為關懷。

手槍走火出了人命

顧毓琇教授（後任校長）還親自開課，我選的電工學就由他講授。當時金工實習條件很差，數人一組操作一台由天軸拖動的簡易皮帶車床，往往輪不上動手，只能擠著看

一個人操作，然後大家聯名交一份實習報告。有一台今天最普通的全齒車床，當時稱為萬能車床，係美國造，視為至寶，專門裝在一個防空洞內，我們只有看一看的份。

松林坡環坡路邊宿舍中，曾發生過一椿手槍走火誤傷人命慘劇。手槍係一復員翻譯官攜回，被害同學叫顧誠，還沸沸揚揚開了一個追悼會，校門口外掛了很多輓聯。記得失手的同學姓邱，一九五〇年在重慶東北招聘團中，機械系級友田維先還指給我見過此人。

還發生過一次打砸小龍坎電影院事件，因三位同學受辱引起，正在食堂吃飯的同學聞訊後，數百人一轟而去，擁入影院，聽說焚毀了影片「月宮寶盒」的拷貝，由於地方勢力恐嚇要報復，同學們還在沙坪壩街上小遊行一次，後經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馮玉祥託人斡旋，才擺平解決。

為了學好英語繼續我的留學夢，一九四五年春我考取了外事局的翻譯官，二年級下學期考試結束後，利用暑假我進了嘉陵新村中訓團譯員訓練班，由美國教官強化培訓口語，因抗戰勝利，畢業後就光榮遣散。八月十五日日本無條件投降當晚，四處鞭炮聲此起彼伏，我在漢渝路宿舍與同鄉好友欣喜若狂，痛飲通宵。

在大禮堂前松林坡下的宿舍中，度過了三年級上學期後，學校正佈署復員東下，我迫於經濟壓力，適中訓團譯員軍訓班成立，

遂正式休學一年，應征帶薪受訓，英語教師馮丁乃通和沈同恰二教授，馮玉祥還親臨作報告一次。九月初受訓結束後被分配至南京空軍總部外事科。

賞心樂事縈迴腦際

一九四六年九一八抵南京，先後在空軍總部外事科、聯勤總部外事處、美軍顧問團、聯勤學校教官訓練班和聯勤幹部訓練班作翻譯編譯工作約兩年，有一年多係復學後兼職半工半讀。一九四八年夏畢業後，參加過由航空系羅榮安主任主考的中航O-phio考試，工學院錄取的有航空系的樂汝經、王世德和我。我因又考取了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最後進了民航局任技佐。十一月在介壽堂結婚，證婚人是民航局長戴安國和中大校長周鴻經，司儀是機械系級友王爾毅。是年底派赴上海兩航修理廠實習航空器檢驗，隨後撤退至廣州中央航修理廠實習飛機檢修，又隨民航局撤至重慶。就留在重慶，繼續工作，到一九五二年八月，成渝鐵路通車後，由西南民航局調成西南空軍野外修理廠，後轉業至成都量具刀具廠搞機械設計三十餘年，一九八五年底退休，授教授級高級工程師職稱。老年從事涉外經貿和翻譯工作至今。一九八五年旅日，一九八九年訪美，一九九一年赴東西歐多國考察。

回憶在南京兩年多的生活，涉及母校中大的很多往事，至今難忘：

學校每人都有一個小信箱，係一排掛櫥櫃分為若干格，每格有一編號。有一位四、五十歲的戴女士在收發室專管分發數千師生的信函郵件，她能很快按姓名立即寫上編號，分別裝入各自的信箱中，不用查找名冊，從無差錯。她頭腦中能儲存如此多的數據，隨用隨取著實令人驚歎難忘。

且不說玄武蕩舟、牛首探春、棲霞山賞紅葉、莫愁湖覽勝、中山陵、靈谷寺郊遊、雞鳴寺漫步等這類華年賞心樂事，就是文昌橋頭小賣店一小包花生米、一塊肉燒餅、一碗牛肉麵，晚自修後能品嚐一下，當時真不知是何等的奢侈和享受！

校門對面的小茶座，不僅是閑時同窗聊天休息之所，就是臨考前溫習功課也常去光顧，總覺得那裏有一種宿舍和圖書館不可比擬的舒暢自在情調。

君子不黨愛看熱鬧

我大四的體育課選的是Ballroom Dance，由英國舞藝協會會員洪炯教授，上課時面對牆壁巨鏡，雙手分舉練「蓬拆拆」和倫敦標準舞一個個不同的figures。有一次在體育館還舉行了一次晚會，由身著燕尾服的洪先生同他長裙垂地的夫人進行「探戈」精彩表演。

圓屋頂大禮堂是中大的象徵，很多有意義的活動都在這裏舉行。文藝演出我去聽過管夫人、周小燕、胡然、郎毓秀以及本校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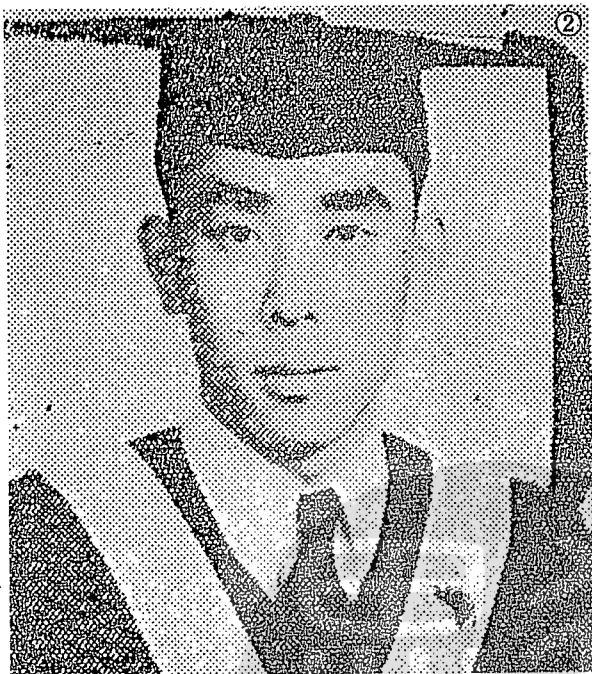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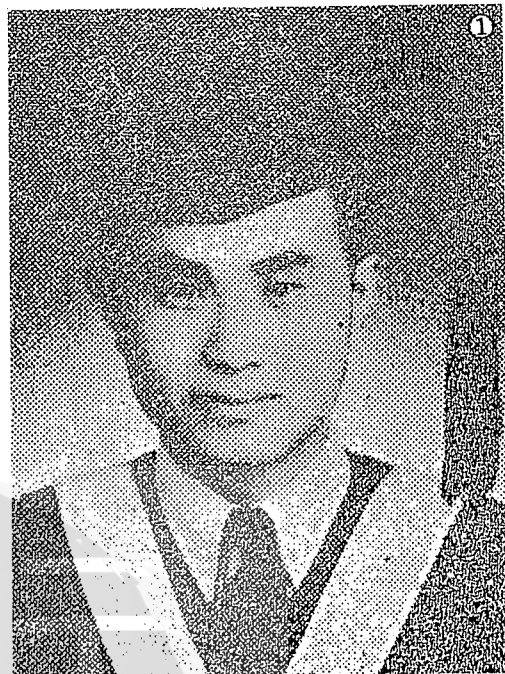
學李克瑩、武聯珠等的演唱；看過戴愛蓮的舞蹈專場和以康巴爾漢為首的新疆歌舞團的表演，冬不拉和馬頭琴演奏，「我的青春小鳥一去不回來」、「小黃鸝兒呀，你可曾知道嗎？」這些難忘的聲音至今仍縈繞腦際。

在這座古老而宏偉的大禮堂內，我聽過不少名人演講和學術報告；還去聽過戚其章、梅振乾的學生自治會競選演說。由於我幾歲時就拜過孔夫子，讀過四書，一直是個政治盲，愛講「君子不黨」，在選舉中絕對中立，按個人喜惡印象，投自己無關緊要的一票。不少次學生運動，我都是以看熱鬧的態度親身目擊。

校內草坪上的五四文藝晚會、反對訓導長沙學浚的校內遊行、「五二〇」珠江路的馬隊水龍頭和同學靜坐的場面，我都是旁觀者。成賢街教育部玻璃窗被砸、行政院大門外「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標語，我也見到過。有一次司法組參觀首都地方法院，辦公樓坍塌，壓傷十餘人的慘劇，我是聽現場遇險的一個小同鄉轉告，今天仍有印象。

共話往事人已不多

信筆寫來，我又重回到五十年前的生活情景。緬懷當年不少同窗好友，別後就再未見面，無緣暢敘闊別。如今當年同學俱老矣，能共話往事之人已不算多，聯席談心各抒所歷滄桑，更是難能可貴。



- ① 作者趙應湫一九四八年中大的畢業照。
- ② 王爾毅系友曾擔任作者趙應湫結婚時的司儀。
- ③ 周鴻經教授任中大教務長時的照相。